甲午的上半年

平朝鮮內亂後三年（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正月，清廷派李鴻章至天津與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西鄉從道會商中日二國撤退朝鮮駐軍條約，稱中日天津條約。時日本駐朝大使因朝鮮事入駐漢城，中國欽差大臣吳大徵亦入漢城。日本與朝鮮單方面議和條約訂立。這時的朝鮮形勢是：中日的駐軍即上陸糧撤走，但實際上則雙方拖延，速度甚慢，而外交上中日雙方大臣皆進駐漢城之內。

袁爲朝鮮練成「鎮撫軍」後，幾已代替了吳長慶。這十二年期間（一八八二——一八九四甲午），可稱袁世凱全力代勢，經營朝鮮，應付朝鮮外來兩大國然有野心的日、俄，交涉頻繁的時期。袁個人是廿三歲至三十五歲的少壯時期。

袁靜雪的回憶文云：「後來與長慶的軍隊先後撤出朝鮮，訂成，至光緒二十年甲午六月袁奉命歸國的十個年頭。這十年間，李鴻章對日本之侵朝，隨時從天津向漢城指示與袁。

初以爲慶軍慢慢撤歸，最後長慶必亦回國，而留下一個袁世凱的「總理通商事宜」名義輔助王庭。事實是甲午五月朝鮮東學黨作亂，袁求助於李鴻章，李派提督葉志超、總兵聶士成兵三營赴牙山屯駐，葉到朝鮮忠清道助剿。次月日兵後入朝鮮王宮，「駐紮委員袁世凱」歸國，謁李鴻章於天津，中國始爲戰備，六月底我海軍至仁川（漢城外港）登陸。

中日甲午之戰起於六月，戰於七、八、九、十月至年尾，僅甲午一秋一冬而已。

非真不語

陸天台

我父親（世凱）仍然留在那裡，他的名義是「駐紮朝鮮總理通商事宜」。直到中日戰爭爆發的前夕，他才奉命歸國。」

按：袁靜雪這裡用「先後撤出朝鮮」，此「先後」包括了光緒十一年中日撤軍的天津條約，袁靜雪說：「後來，他才奉命歸國。」

康生與別字

海角噴吹

內地消息，康生抄人家所掠奪的宋硯，已物歸原主。提起康生，關心國事者，都會記得他是「文革」的「顧問」吧？也因爲搞「文革」，爬到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究竟他怎樣持勢橫行，這裏不打算翻舊帳，只談一談與他有關的一句成語。

這句成語就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五十年代以前，很少見人寫錯。六十年代以後，這句成語有一字之改，變成「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封」字改容詞「凍」，總之有點那個。可是，目前內地的作家們用到這句成語，都用「凍」不用「封」；甚至一些成語詞典，居然用「凍」，簡直埋沒了「封」字，我認爲可能拜康生之賜！

因爲，聽說六十年代所謂「九評」，係康生執筆（起碼過目）。我第一次看到「冰封三尺」改爲「冰凍三尺」，也在「九評」。大家知道，「九評」的影響很大，不但影響內地，還影響到香港。不以人廢言，文章寫得很好。用「冰封三尺」這成語寫了別字却不容掩飾。康生已被批，還跟他寫別字，不是很可笑？

現在，大陸方面亦有把普通話稱作國語者，當出要人之口。在幾年前，此間若干人定要把普通話與國語劃清界綫。舊日普通話的標準是以北京音的北方語系的語言，揚棄若干過土的國語標準是北平市上受過中等教育者的口語，又即活語，包括許多土語，但異于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他們並未受過中等教育，例如後來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與虎妞所操即不標準了。當年上海電台上教國語的俱北平人。標準國語中有「壓根兒」，但今日標準普通話中則以「根本」來代「壓根兒」了。我希望今後大陸進一步的即以「國語」代「普通話」三字，世上任何國家都是把一國的代表語稱「國語」的。可是，「普通話」三字在大陸上也早用，三十年代，即流行于江南文教界，近年若干反共人士以爲「普通話」祇左派用，是他們的無知；親台灣當局的中國體壇名人徐亨，他在三十年代畢業于大學，一定早已聽到「普通話」三字了。

新加坡與大馬所稱之華語，即國語與普通話，星、馬都重中華民族的標準語，華人以閩語系爲主，他們學方言較有天才，宜乎普及，亦爲當局的努力推行與華人的尊重標準語。台灣本省人個個都是閩語系，更由于光復之初的愛國，更易普及。香港的條件不能與星、馬、台比，政府又民主，要普及需較長時期呢！

醒目詞詩

生查子

江南案有新發展

疑兇究是誰？名已公諸衆。
引起了台灣，全島都轟動。
情報的人員，不少都驚恐。
鷙鳥者誰人？大衆不難懂。

港九港澳物

醫者父母心

隔壁陳家兄弟，這天特別忙碌，兩人下班回家之後，一個跑出跑入，到外邊買什麼的，另一個則在家裡替金魚缸換水。我亞八走過去問老大：「這缸金魚出了問題？」老大點頭，老二搶着說道：「有一條流金，買回來幾天便翻肚，我們要搶救牠哩。」老大道：「牠不好，魚檔老板說可能這缸水太舊，變了質，我認爲不通。用「封」字這個動詞，於句中才合，改用形容詞「凍」，簡直合，改用形容詞「凍」，簡直大過主人婆』。」我見老大換好水之後，另外用一個塑膠杯養着那條病流金，然後讓那杯魚浮在水面。老大解釋道：「天氣冷，這杯子不能放暖管，只好用魚缸的暖水暖着牠。治牠不好，現在放了些食鹽，牠倒生猛了些。」看老大面上那種欣慰之情，似乎這位「魚大夫」覺得救活了這條魚很開心的。他買魚樂的錢雖比那條魚的身價高，但救魚一命的開心，則非金錢所能衡量的，眞是「醫者父母心。」

話說新聞

愛心

德蘭修女在本港成立仁愛中心，作爲照顧及安置無依無靠人士之用。地政署批出軍營內一座單層建築物，租約是以每年一元的象徵式租金批出。德蘭修女會獲話貝爾和平獎，她個人的榮譽和教會的影響力可是她得人尊敬的不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是她畢生獻身於社會服務，以犧牲忘我的偉大精神，任勞任怨，勇往直前，克服種種困難，給無依無靠人士關懷和愛護。獻身社會工作，話講起來輕鬆平常，實際上是一條極其艱苦的路徑。

社會上果眞還有八擺脫名韁利鎖，沉沉默默地獻身於公共服務。是什麼支持着他們這個偉大意向的呢？愛心，仁愛之心，一顆完整無缺的愛心。這顆愛心短缺一分也不行，短缺一分也可使人意志動搖。社會工作有多方面可供人選擇，有待遇優越猶如在黑暗世界的，有待遇低而工作閒適的，有入息較低而工作閒適的，有人却甘願「有自晤在羅苦來辛」，去爲傷殘、失明、弱智、孤苦之類的人士服務呢？不爲什麼，就是因爲這些可敬可愛的人都有一顆完整無缺的愛心，不爲名，不爲利，這些人不一定像德蘭修女的宗教家，記得有一位女士（眞不該忘記她高姓大名）爲本港失明人和弱智人作出重大貢獻，榮獲一崇德成就獎。是比「荷蘭水蓋」榮譽得多。

醒目詞詩

機密

某女士說：她舅舅早就告訴她，將來新官交班有多少人，是些什麼人，現在這些人都來了，……這表示兩代人，現在一兌現，本來已是亮相上場了，那已不是什麼秘密了，說說亦不算洩漏機密。

問題是尚未揭盅之前，那應是絕密，何以她那位有份量的舅舅，竟然連保密都不曉得，先告訴親朋。

凡是決定做一件事，未到最後一分鐘，人事步驟都可以改變，亦許那是策劃需，有些機密當事人知情，亦不能隨便透露，竟透露了已是不對，據說告訴人家表示自己消息靈通，其天眞可愛之處，由此可見。

不同的可能有人因爲洩露這樣的機密，輕者鐵窗度日，重者肉體受罪；而有人却名正言順，洋洋得意。說到底可能是條命生成，或者是有幸與不幸之分。

打幾十年工，老板加薪，未到發薪那天，都不知自己加多少，同時甲加多少乙加多少都列爲機密，除了會計知道外，誰都不能過問，那是以免影响情緒。想不到升調大事竟是如此兒嬉，確叫人費解。

醒目詞詩

樹

林源

親愛的
你知道我是誰麼
日日夜夜
我佇立在你的窗前
有時我撩開
你的窗簾
只是爲了
偷偷看你一眼
我守着你
默默無言
心甘情願地
年復一年
儘管你
從來沒留心過我
我愛你的心
永遠不變

醒目詞詩

情詩一束

交運人自白

可能是自己這幾天交運了，在冬天差不多最冷的一段時日才上北京，而在留京期內，居然每一天都是十分好太陽的日子了。

所以心目中的北京冬天，就是那麼天朗氣清的。

其實北京冬天的風沙，有許多時候吹得相當嚴重，已經夠冷，再多加了風與沙，滋味不好嘗，當然是顯而易見的一回事了。

若干朋友當初跟我說在陽曆年對京城的印象好得不能再好。亦是據說，當自己乘飛機直飛回港的當夕，爲時不過是黃昏，天氣溫度已經驟然下降，到了一種難捱的程度，與我們仍在那裏的幾天比，根本上眞有天壤之別，亦可謂怪得很。

不是倡導什麼迷信，有些人是天生會替一處地方帶來惡劣天氣的，但亦有些人則碰好運，他一到來，自然變得陽光普照，風也不生。

一次半次如此，還可謂巧合。但問題却在，部份人士是招風雨，而部份則不招的，所以他們自身體驗的外國地方，大致上亦不同。因在他眼底下是理想的「晴景」，可是一轉到別人，形勢可能不同了。

早晨有感

星期日早晨，無意間扭開商業電台，聽到何守信在做節目。這節目歷時近兩個小時，十分之長，有何守信作主持，當然輕鬆風趣了。因而使生不少感想。

以今日何守信之紅，夜夜歡樂今宵應該是十分忙碌了，仍然容應每週放棄一個早上的睡眠時間到電台，與聽衆同樂。不可謂不使人感動。你或說做節目是有酬勞的，算你說得對。但是，誰不知道位金牌司儀月入已近六位數字的呢！怎會爲了這電台的區區薪酬？以我們有權相信那是因了興趣加動奮。

所以何守信之紅，是實至名歸的。

謝雨凝

每個藝人的成功都伴隨動奮而來。別小看那幕上的數笑，一個人常常要笑對觀衆絕對不是容易。如若不信，先看看自己。

我相信，每一個踏足社會做事的人，要是整天都能保持着笑容，語言又幽默動聽，那必然受老闆樂用，同事喜歡接近的，只要加上動奮，也不難做個成功之人。

說到家庭，那笑容更見功效了。妻子看見丈夫常展笑容，兒女看見父親常展笑容，這家庭不用說已快樂了一半。若夫妻倆都是常常歡笑，這個家庭要產生悲劇恐怕也是十分困難的，是不是？所以，更不必說江湖上的一笑泯恩仇了。

而人能爲興趣而多做工作，那是莫大的幸福。

是什麼使陌生人一見如故

使彼此不相識的人，一見如故？照常情常理，一般人對于不相識的人，多半是有所保留。即使在外國，也有這樣的格言：「不要跟陌生人講話。」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常常遇到陌生的人，見之下，就邀請我進他家裡住。一晚或者一個星期，或者「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有的人還沒有見面，就已經發出邀請的了。剛到白月桂家，就收到一封信。發信的人，根本不認識，他說他要會見我，寫了他的電話號碼。我打了無數次，都沒有打通。一個星期之後，第二封信來了，約我在某處見面。眞奇怪，大家從來沒有見過面，又沒有看到彼此的照片，也沒有說明用什麼標誌，這次又完了，天又下着雨，更增添了心裡的悶氣。

誰知剛走出地鐵站，就有三個人向我走來，三個人我全不認識，他們却在人羣中認出了我。其中一個就是給我寫信的人。原來，他的妹妹在現在找到了。大家就高興。一個星期之後，我就從白月桂那裡搬到他們那裡，住在其中一位姓張的家裡。

他們待我相當眞誠、熱情，給我買了地鐵的月票，安排我遊覽的節目，以及在大學城的演講。

尚京專欄

十九：告知周炳

陳光聽了，內心也有點發毛，說道：「早點睡覺，等我明天想辦法吧！」

陳光最近是做髹漆工作的，日返工，見到工友周炳，忍不住把昨天晚上的遇遇，一一二二，說了出來。

周炳聽了，爲之愕然，說道：「竟有這樣的事？」

「我騙你幹嗎？」陳光說起這件事情來，仍然心有餘悸，「這兩個歹徒，初時還要我立即交出二千元，後來還迫我錢與家用拿出來，結果才湊足一元，全給了他們。那個叫高元，早上還來找我，就給你一個月交齊那一筆錢。奇怪的是，有個郟居却把李大才叫作李大嘴，這是什麼意思呢？」

周炳說：「大概是鄉音，把才字讀成嘴字罷了！」

「我初時也這樣想，但那個郟居顯然不是讀歪音，而是故意這樣叫的！李大嘴不就是十大惡人之一嗎？」

「那個郟居是什麼人？」

周炳問道。

「那是我在放工回家時在山路上遇上的，我問他姓名也不肯說，至於做什麼的，我就更加不知道了！」

「唔，可能李大才與他有什麼矛盾，所以，他知道你是李大才的朋友，才會這樣待你的吧！」

「可能啦！」

「被勒索的這件事，你找過李大才沒有？」

「沒有，我根本連他住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怎麼去找他呢？」

周炳說：「李大才的朋友，就給你一個月交齊那一筆錢，可限你半個月交齊，不得延誤。」

「我初時也想過，